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二集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二集

杼情錄

宋 盧懷

江鄰幾

江鄰幾善爲詩。清淡有古風。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。後死吳中。江作詩云。邵邱獄。冤誰與辨。臯橋客死。世同悲。用事甚精。嘗有古詩云。五十踐衰境。如我在明年。論者謂人莫不用事。能令事如已出。天然渾厚。乃可言詩。江天資淳雅。喜飲酒。鼓琴。圍棋。人以酒召之。未嘗不醉。已醉眠。人強起飲之。亦不辭也。或不能歸。卽宿人家。商度風韻。陶靖節之比云。江嘗通判廬州。有酒官善琴。以坐職不得出。江旦旦就之。郡中沙門道士及里畝能棋者數人。呼與同往。郡人見之。習熟。因畫爲圖。前列趨道一人。騎馬青蓋。其後沙門道士。褐衣數人。葛巾芒屨。累累相尋。意思蕭散。惜時無名手。此畫不足傳耳。

竇鞏

竇鞏工爲絕句。嘗從軍有別家詩云。自笑儒生着戰袍。書齋壁上掛弓刀。如今

古今說部叢書
便是征人婦。好織迴文寄寶韜。又悼妓東東一篇云。芳菲美艷不禁風。未到春殘已墜紅。惟有側輪車上鐸。耳邊長似叫東東。

戴衢

戴衢久不第。嘗夜吟曰。擾擾東西南北情。何人於此悟浮生。還緣無月春風夜。暫得獨聞流水聲。又云。坐落千門日。吟殘午夜燈。

李建樞

李建樞詠月云。昨夜圓非今夜圓。却疑圓處減嬋娟。一年十二度圓缺。能得幾多時少年。

薛宜僚

薛宜僚。會昌中爲左庶子。充新羅冊禮使。青州泛海船。船阻惡風雨。至登州。却漂回淹泊青州。郵傳一年。節度使烏漢正尤加待遇。有席中飲妓東美者。薛頗多情。連帥置於驛中。薛發日祖筵。嗚咽流涕。東美亦然。乃於席中畱二詩曰。經年郵驛許安棲。此會他鄉別恨迷。今日海帆飄萬里。不堪腸斷對含啼。阿母桃

芳方似錦。王孫草長正如煙。行雲行雨。今辭夢。惆悵歡情。却一年。薛到國。未行冊禮。旌節曉夕有。聲旋染。疾謂判官苗用。曰。東美何頻在夢中。乎。數日卽卒。苗攝大使行禮。旅觀回青州。東美乃請假至驛。素服致奠。哀號拊柩。一慟而卒。情緣相感。頗爲奇事。

趙嘏

趙嘏頗有詩名。不拘小節。飲中贈歌者曰。倚風無處過梁塵。雅唱清歌日日新。來值漢廷花欲盡。一聲留得萬家春。后因酒失悔過。以詩上歙州府曰。葉覆清溪艷。艷紅路橫秋色馬嘶風。猶携一榼郡齋酒。傾對青山憶謝公。

李朱厓

李朱厓平泉莊。佳景可愛。洛中士人詫於江遵。遵有詩曰。平泉風景好。高眠水色風光滿目前。剛欲平他不平事。至今悵惆滿南還。江過楊相宅。有詩云。倚伏從來事不遙。無何平地起青霄。纔到青霄却平地。門對古槐空寂寥。

敬相

敬相牧廬州。有朝客留意飲妓。祖送短亭。妓車後至。相贈之曰。望斷蘇娘小小坡。竹塋金鴈展輕莎。客卿幸有凝情意。何必臨尊始□□。

碧湖雜記

宋 謝枋得

東坡老饕賦。蓋文章之遊戲耳。按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。貪于飲食。冒於貨賄。侵欲崇侈。不可盈厭。聚斂積實。不知紀極。不分孤寡。不恤窮匱。天下之民。以比二凶。謂之饕餮。說文曰。貪財爲饕。貪食爲餮。然則東坡之賦。當作老饕爲是。五臣注文選。謂陶淵明詩。自晉義熙以後。皆題甲子。後世因仍其說。獨治平中。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。辨其不然。其說曰。淵明之詩。題甲子者。始庚子迄丙辰。凡十七年。皆晉安帝時所作。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。宋始受禪。自庚子至庚申。蓋二十年。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。恥事二姓。而題甲子之理。曾裘父艇齋詩話。亦信其說。然以余考之。元興二年。桓元篡位。晉氏不斷如綫。得劉裕而始平。改元義熙。自此天下大權。盡歸劉裕。淵明賦歸去來辭。實義熙元年也。至十四年。劉公爲相國。恭帝卽位。改元元熙。至二年庚申。禪于宋。觀恭帝之言曰。桓玄之時。晉氏已亡。天下重爲劉公所延。將二十載。今日之事。本所甘心。詳味此

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。至庚申革命。凡二十年。淵明自庚子以後。題甲子者。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。忠之至。義之盡也。思悅喪父。殆不足以知之。

杜詩云。坐開桑落酒。來把菊花枝。按賈思勰齊民要術。造酒門有桑落酒。神麴酒。其名不一。又云。桑欲落時。造黍米酒。可得永年。造神麴酒。春秋二時造者。皆得過夏。然桑落時。作者乃勝于春天。有造桑落酒麴法。老杜或本諸此。所謂桑落酒者。恐未必然。

杜牧之華清宮詩云。雨露偏金穴。乾坤入酒鄉。許彥周謂如此天下焉得不亂。蓋以明皇寵幸妃族。賞賚無極。君臣終日酣宴。所以兆漁陽之變耳。余聞東都宣政間。禁中有保和殿。殿西南廡有玉真軒。軒內有玉華閣。卽安妃妝閣也。妃姓劉氏。入宮進位貴妃。林靈素以左道得幸。謂上爲長生帝君。妃爲九華玉真安妃。每神降。必別置妃位。畫妃像于其中。每祀妃像。妃方寢而覺有酒容。是時羣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。嘗賦詩題殿壁曰。瓊瑤錯落密成林。檜竹交加午有陰。恩許塵凡時縱步。不知身在五雲深。侍宴于保和殿。上令妃見京。先有詩曰。

雅興酒酣添逸興。玉真軒內見安妃。命京賡補成篇。京即題曰。保和新殿麗秋暉。恩許塵凡到綺闌。云云。須臾命京入軒。但見妃像。京又有詩云。玉真軒內煖如春。只見丹青未見人。月裏嫦娥終有恨。鑑中姑射未應真。已而至閤。妃出見京。勸酬至再。日暮而退。且君門九重。睡榻之側。豈容他人咳嗽。至令人臣縱步。褻飲于其間。當時恩幸。可從而知矣。然則他日之禍。殆甚于天寶之季。此可爲萬世君臣之戒。

劉遺民名程之。字仲思。遺民其號也。曾作柴桑令。與淵明同隱。淵明有和劉柴桑詩。時又有周續之者。爲撫州叅軍。淵明呼爲周椽。亦隱於柴桑。時號潯陽三隱。

大麥青青小麥枯。誰當獲者婦與姑。丈夫何在西擊胡。吏買馬。軍具車。請爲諸君鼓龍胡。山谷親書此帖。乃是漢成帝時童謠也。後至元壽中。涼州羌寇反。抄三輔。延及并冀。大爲民害。命將出師。每戰輒負中國益發田卒。麥多委棄。但有婦女收獲。吏買馬。軍具車者。言調發重也。請爲諸君鼓龍胡者。不敢公言。私相

語也。

古樂府木蘭詞。乃女子代父征戍。十年而歸。不受封爵。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。彎弓征戰作男兒。夢裡曾經與畫眉。幾度思歸還把酒。拂雲堆上祝明妃。女子作男兒。其事甚怪。五代王蜀時。有崇嘏者。本臨邛女子黃氏。蜀相周庠初在臨邛。嘏以詩上謁。庠稱之。薦攝府掾。吏事明敏。胥吏畏服。逾一載。欲妻以女。嘏以詩辭之曰。一辭拾翠碧江涯。貧守蓬茅但賦詩。自服藍衫居郡掾。永拋鸞鏡畫蛾眉。立身卓矣青松操。挺志堅然白璧姿。幕府若容爲胆腹。願天速變作男兒。庠大驚。召問具述本末。乃黃使君之女。元未從人。惟老嫗同居。此事尤怪。今樂府有蘭陵王。乃北齊文襄之子長恭。一名孝瓘。爲蘭陵王。邙山之戰。長恭爲中軍。率五百騎再入周軍。遂至金墉之下。被圍甚急。城上人弗識。長恭免胄示之面。乃下弩手救之。於是大捷。武士因歌謠之。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。

臨漢隱居詩話

宋 魏泰道輔

神宗皇帝以天縱聖智。旁工文章。其於詩雖穆王黃竹。漢武秋風之詞。皆莫可擬。其彷彿也。秦國大長公主薨。帝賜挽詩三首。曰。海闊三山路。香輪定不歸。帳深空翡翠。佩冷失珠璣。明月畱歌扇。殘霓散舞衣。霓一作霞都門送車返。宿草自春菲。曉發西城道。西城一作西城靈車望更遙。春風空魯館。明月斷秦簫。塵入羅幃暗。幃一作帷衣香隨玉篆。消芳魂飛北渚。那復一爲招。一作可招慶自天源發。恩從國愛申。歌鐘雖在館。桃李不成春。水折空環沁。環一作樓高已隔秦區區。會稽市無復獻珠人。噫。豈特帝王蓋古今。詞人無此作也。按此條冷齋夜話述之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。號令不更。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。杜甫哀之曰。三軍晦光彩。烈士痛稠疊。前人謂杜甫句爲詩史。蓋謂是也。非但敘塵迹。據故實而已。

古樂府中木蘭詩。焦仲卿詩。皆有高致。蓋世傳木蘭詩。爲曹子建作似矣。然其

中云。可汗問所欲。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。不知果誰之詞也。杜牧之木蘭廟詩云。彎弓征戰作男兒。夢裏曾驚學畫眉。幾度思歸還把酒。拂雲堆上祝明妃。殊有美思也。

劉攽詩話載杜子美詩云。蕭條六合內。人少豺虎多。少人慎勿投。多虎信所過。飢有易子食。獸猶畏虞羅。言亂世人惡甚于豺虎也。予語老杜潭州詩云。岸花飛送客。檣燕語留人。與前篇同意。喪亂之際。人無樂善喜士之心。至于一將一迎。曾不若岸花檣燕也。詩主優柔感諷。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。怒張一作詬怒老杜最善評詩。觀其愛李白深矣。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。往往似陰鏗。又曰清新庾開府。俊逸鮑參軍。信斯言也。而觀陰鏗鮑昭之詩。則知子所謂主優柔。而不

在豪放者。爲不虛矣。

竹有黑點。謂之斑竹。非也。湘中斑竹方生時。每點上有苔錢。封之甚固。土人斫竹浸水中。用草穰洗去苔錢。則紫暈爛斑可愛。此真斑竹也。韓愈曰。剝苔弔斑林。角黍餌沈塚是也。按胡仔漁隱叢話云。斑竹惟清湘有之。鮮紫倒暈如血色。天生如此。未嘗每點上苔錢。封之若廣右藤梧之閒。別有一種。

斑竹極大而斑色紫黑不甚佳間有苔蘚封之非盡有也

韓愈南溪始汎詩將死病中作也。句有足弱不能步。自宜收朝蹟。又云餘年慄無幾。休日愴已晚。張籍哭退之詩略云。去夏公請告。養病城南莊。籍時休官罷。兩月同游翔。移船入南溪。東西縱篙撐。公作游溪詩。詠唱多慨慷。又曰。偶有賈秀才。來茲亦同并。秀才謂賈島也。島有携文謁張籍韓愈詩曰。袖有新成詩。欲見張韓老也。

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。非也。退之招樂天詩云。曲江水滿花千樹。有底忙時不肯來。又送靈師詩云。開忠二州牧。詩賦時多傳。失職不把筆。珠璣爲誰

編。按韓集作爲君編

是時韋處厚守開州。白樂天守忠州也。

按韓文致異方云。魏道輔謂二牧韋處厚白居易也。

二公出守在元和末。此詩作于貞元二十年。開致其時非也。近席氏刻昌黎詩以二語注題下。竟似韓自注矣。繆甚。趙瞰江云。開牧謂唐次忠牧李吉甫也。

又

有放朝曾不報。半夜踏泥歸之句。樂天和云。仍聞放朝夜。誤出到街頭。樂天有寄退之詩云。近來韓閣老。疎我先知。量大嫌甜酒。才高笑小詩。

元稹作李杜優劣論。

按此是工部墓誌非論也。

先杜而後李。韓退之不以爲然。詩曰。李杜文

章在光燄萬丈長。不知羣兒愚。何用故謗傷。蜉蝣撼大木。可笑不自量。爲微之發也。

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。窮極幽險。心悸目眩。不能下。發狂號哭。投書與家人別。華陰令百計取之。方能下。沈顏作聲書。以爲肇妄載。豈有賢者輕命如此。余觀退之荅張徹詩云。洛邑得休告。華山窮絕陁。倚巖睨海浪。引袖拂天星。磴薛譴拳跼。梯颿颿伶俜。悔狂已咋指。垂戒仍鐫銘。則知肇記爲信。然而沈顏爲妄辨也。

韓退之李花詩云。夜領張徹投盧仝。乘雲共至玉皇家。長姬香御四羅列。綈裙練悅無等差。及贈盧仝詩云。買羊沽酒謝不敏。偶逢明月曜桃李。卽此時也。

李固謂處士純盜虛聲。韓愈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。而多侮薄之。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。去年去作幕下士。水南山人今又往。按韓集作又繼往鞍馬僕從照閭里。按集作

作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。兩以諫官徵不起。彼皆刺口論時事。按集作論世事有力未免

遭驅使。夫爲處士。乃刺口論時事。希聲名願驅使。又要索高價。以至飾僕御。以

夸閭里。此何等人也。其侮薄之甚矣。又送石洪詩曰。長把種樹書。人言避世士。忽騎將軍馬。自號報恩子。去去事方急。酒行可以起。此尤可笑也。

班固云。春秋五傳。謂左丘明。公羊高。穀梁赤。鄒氏夾氏也。又云。鄒氏無書。夾氏未有書。而韓愈贈盧仝詩曰。春秋五傳束高閣。獨抱遺經究終始。不知此二傳。

果何等書也。

按韓文致異本云。春秋三傳束高閣。朱子云。三又作五。或作左。俱非。

元稹自謂知老杜矣。其論曰。上該曹劉。下薄沈宋。至韓愈則曰。引手拔鯨牙。舉瓢酌天漿。夫高至于酌天漿。幽至于拔鯨牙。其思蹟深遠。宜如何。而詎止于曹劉沈宋之間耶。

孟郊詩。蹇澀窮僻。琢削不假。眞苦吟而成。觀其句法。格力可見矣。其自謂夜吟曉不休。苦吟神鬼愁。如何不自閒。心與身爲讎。而退之薦其詩云。榮華肖天秀。捷疾愈響報。何也。

韋絢集。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錄。載劉希夷詩云。年年歲歲花相似。歲歲年年人不回。希夷之舅宋之間愛此句。欲奪之。希夷不與。之間怒。以土囊壓殺希夷。世

謂之間末節貶死。乃劉生之報也。吾觀之間集中。儘有好處。而希夷之句。殊無可採。不知何至壓殺而奪之。眞枉死也。

詩者述事以寄情。事貴詳。情貴隱。及乎感會于心。則情見于詞。此所以入人深也。如將盛氣直述。更無餘味。則感人也淺。烏龍使其不知手舞足蹈。又況厚人倫。美教化。動天地。感鬼神乎。桑之落矣。其黃而隕。瞻烏爰止。于誰之屋。其言止于烏與桑爾。及緣事以審情。則不知涕之無從也。採薜荔兮江中。攀芙蓉兮木末。沅有芷兮澧有蘭。思公子兮未敢言。我所思兮在桂林。欲往從之湘水深。之類。皆得詩人之意。至于魏晉南北朝樂府。雖未極淳。而亦能隱約意思。有足吟味之者。唐人亦多爲樂府。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。其述情叙怨。委曲周詳。言盡意盡。更無餘味。及其末也。或是詼諧。便使人發笑。此曾不足以宜諷勸之情。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。甚者或譎怪。或俚俗。所謂惡詩也。亦何足道哉。

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祐題名。其旁又刊一聯云。天下起兵誅董

卓長沙子弟最先來。與題名一手書也。此句乃呂溫詩。全篇曰恩驅義感即風雷。誰道南方乏武才。云云

歐陽文忠公作詩話稱周朴之詩曰風煖鳥聲碎。日高花影重。以爲佳句。此乃杜荀鶴之句。非朴也。

梅堯臣贈朝集院隣居詩云。壁隙透燈光。籬根分井口。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隣云。井泉分地脈。砧杵共秋聲。此句閒尤遠也。

熙寧庚戌冬。王荊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。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。相屬於路。

公以未謝。皆不見之。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閣。荊公語次。忽輦蹙久之。取筆書

窻曰。霜筠一作松

一作松

雪竹鍾山寺。投老歸歟寄此生。放筆揖余而入。元豐己未。

按漁隱叢

話作

癸亥。公已謝事爲會靈觀使。居金陵白下門外。余謁公。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。

憩法雲寺。偶坐于僧房。是時雖無霜雪。而虛牕松竹。皆如詩中之景。余因述昔日題牕。并誦此詩。公憮然曰。有是乎。領首微笑而已。

沈括存中。呂惠卿吉父。王存正仲。李常公擇。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。存中曰。韓